

七脩類稿

七脩類彙

七修類藁卷三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婦人詩詞

昔於雜錄中見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家住
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
料人間有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
詞雨溜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
陶學士孤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

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
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有出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
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喜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
富貴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善言富貴
殊不知樂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
也故魯直矯之曰不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
青春深好予以老覺之聯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

燈火之說爲看人富貴亦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
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何不自思已句梨花
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矣至於舞低楊柳
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旣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
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
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未
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

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阿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
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號菩薩
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
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
因各祖之故花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
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
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
辯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

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辯明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繡陌燈火照塵香舊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紉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繡陌燈火畫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語念後約頓成輕負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
鱗鴻寄紉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
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
少蘊之作念奴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
滄江浩浩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
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過酒闌歌罷一般意味難道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
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清樽嫦娥應笑猶似向
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冰

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
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
怒龍吟、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
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醉倒清罇嫦娥應笑
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旣換韻又換
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
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人
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
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

陳同甫春恨云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
蘇東坡詠笛云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
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者
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
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反六字矣
柳梢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
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
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激處殘陽亂
鴉門外鞦韆墻頭紅粉深院
誰家周美成佳人云
有個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
酒暈潮紅羞蛾凝綠一笑生春
爲伊入

恨熏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
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
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繡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

謂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風月此
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仄韻也至於
瞿宗吉之辯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而楊
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

見樂府遺音

似此不一若以周

德清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
曲之不同也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

仄俱可也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
雖不同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
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況
至於多少二三十十字者哉若歐陽公春暮摸魚兒捲
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
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宿
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 雙
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多
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

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屏雲去時祝此則前
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
那堪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
決不可不入選者或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
伯可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則前闕決非矣歐之應
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
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

節禮送紛紛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堦下雪始
終不見草鞋痕予以當時忻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
著名斯時要如二詩落脫高遠夫豈可到惜忘其名
也繼而入我朝又若衍斯道

卽姚廣孝

成莫大功勲濬天

淵超然入道闡仲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
餘泐季潭祥止菴洽南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
竺隱噩夢堂輩或以詩文名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
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時何至僧人如此
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國朝畏法而髡之雖然

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
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葉夫人蜀亡輦
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
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
牛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旣皆
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賈詩似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
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
曰寒食家家插柳枝畱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
當醉青塚兒孫幾個知然二詩同意而皆妙但賈賊
知人生無幾故乃耽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
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旣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
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爲
桃花爛熳更佳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蓋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田詩
話詩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
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泫
然讀北夢瑣言唐江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
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
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